紫箫

夏走光明

陆向荣

一头慈眉善目的水牛,看到陌 生的人群,忽然打了个响鼻,吓得 我倒退了几步,然后,它又转过 头,悠闲地啃着地边的杂草。不 远处,几只土鸡,在核桃树下翻藏 在土块下的虫子。此时此刻,如 果有几个浑身沾满泥土的孩童, 我想,那就是我的童年。

人在光明,我心飞扬。这是 在云南漾濞光明,一个掩映在核 桃林里的小村庄。山岭,梯田,山 路,溪水,庄稼,牛羊,房屋,太阳, 月光,炊烟,村民……假如没有这 漫山遍野的核桃,它或许就只是滇 西十万大山中一个很普通的村庄。

现在,就因为这小小的核桃, 它已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旅游休 闲胜地。

在我的童年印象中,核桃只 生长在海拔较高,气候冷凉的地 方,我们把它叫作山箐,那些地方 一般长不出水稻,只种些苞谷或 荞麦之类的作物,产量也较低,当 地群众就在箐沟或田边地角种些

乡愁大理

下奇山升/// 总感到它们是水中月, ¹/₁/₁/₂/ 花,欲从海上觅仙迹,令人可 石西山能以之朝夕相

望不可攀。而西山能以之朝夕相

伴,抬眼,可餐其秀色,举步,乐其怀

中。至于满山的绿荫,淙淙的泉流,

伏的西山,宛如一位侧身静卧的少

女,那衣裙上的一花,一纹,一折,一

皱,紫绿万状,历历可辨,而当青霭

荡漾,云雾缭绕的时候,则又仅仅余

落日余晖从山那边折射天际,在苍

蓝蓝的山色里,金波徐徐,梦一般的

深幽和朦胧。山头上时有浓云鹤

立,好像是山外飞来的山,是山,是

云这里却也无法辨出,而云淡出,夕

阳的余晖像一位大手笔,描绘出种

种美妙无比的风光。有的像丛树围

绕着的树桩,有的像湛蓝的古刹。

有时像闪亮的小河,有的像弯曲的

常能打开人们的心扉,从心灵深处,

牵扯出许多深刻、明妙的思想来。

当我面对着西山凝思,思绪会随着

莹莹的岚光,随云的浮动而浮动。

大自然的清风明月,山光水色

小路。还有像山川、湖泊。

雨后天晴,岗风澄澈时,微微起

最令人神往的是夏日的傍晚,

谁能拒绝这慷慨的馈赠。

弯秀眉,清淡地描画天际。

核桃之类的果实,就当孩子的零 食,偶尔榨点自己吃的核桃油,那 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让所谓的 "山箐地方"成了贫穷和落后的代 名词。想不到若干年之后,核桃价 格一路攀升,过去在众人眼里毫不 起眼的核桃,成为许多地方群众增 收致富的"香饽饽",包括在光明 村,核桃年收入在几万元甚至几十 万元的农户不在少数。

这也正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 三十年河朝东,三十年河朝西。

此时已是夏天了,当许多人 在钢筋水泥林立的城市,到处寻 觅一片可供躲避噪音和闷热的角 落,大理苍山之上的光明村,却是 幅山明水净,绿意盎然的世外桃 源的景象。就像文友左中美在文 章中所描述的"满山的核桃叶子 是绿的,洒在核桃树上的阳光是 绿的,核桃林间的鸟鸣是绿的,山 箐的潺潺流水是绿的,山风也是

绿油油的,还有核桃树下的 黑麦草,像天然的地毯,如果可 以,真想躺在上面,任苍山云来云 往,一梦到天涯。地里的小麦,大 多已被农人收割,地埂上的木瓜、 梅子已挂满累累的硕果。往低处 看,还有紫沛等童年记忆中酸酸 甜甜的野果,在苍山西坡管理局 工作的文友李惠赟指着路边的一 种野菜说,有次她陪一位专家到 这里,当得知这种在城市里价格 不菲的野菜,在这里只是被群众 当作猪食料时,连声感叹:"太奢 侈了,太奢侈了!"

是的,在光明村,一切都是那 么奢侈。光明村的天蓝得奢侈,像 刚染过的布,只要轻轻一拧,就能拧 出瓦蓝瓦蓝的水来;光明村的云白 得奢侈,像苍山上的雪一样,找不 出一丝杂质;光明村的树绿得奢 侈,像大块的碧玉,洒落的都是荫 凉;光明村的路蜿蜒得奢侈,像具 有某些象征意味的生命脉络,把一 个个充满生气的院落勾连的同时, 又将一个古老村寨的往事和现实

串联在一起……

在光明村,连古核桃树都多 得奢侈,年龄超过200岁的老树有 6000多棵,它们造型独特,形态各 异,已经在这里站了几个世纪,没 有尘世的喧嚣,有的只是明媚的 阳光、和煦的清风,还有明月、鸟 鸣,像一篇现代文明里遗落于民 间的最后的诗意散文,如一幅幅 古朴淡雅,又不乏宁静安详的水 墨画,给人以无尽的遐想。

篱笆斜斜疏疏,草垛圆满敦 厚。在村口,我们看到了一株高 大的核桃树王,朋友介绍说,这可 是光明村核桃的"老寿星",已有 500多年的树龄,看上去树干粗得 要4、5个人才能抱拢,据说现在每 年结的核桃,不低于300斤。

每年9月的中国·大理漾濞核 桃节也就是在这株古树下举行。 苍天为帐,大地为毯,虽然没参加 过这个节日,但仍可想象当地群 众和四方宾朋在这株古树下载歌

载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 盛大场面。"村在林中,林在村中, 房在树中,人在景中"的优美环 境,吸引许多外地游客到这里游 览观光,休闲度假。"方宅十余亩, 草屋八九间",虽无草屋,却有一 个个青瓦白墙的小园庭院,散落 在密密的核桃林中,喝茶,品酒, 赏花,聊天……晚餐时来个腊肉 煮土鸡,老火腿肉,干板菜煮腊猪 脚,煎荷包鸡蛋,焖小瓜洋芋…… 光明农家的饭菜,让你重新拾回 久违的乡村田园记忆。

清浅的山风拂过,天空的云 渐散去,阳光透过细密的核桃叶, 悄无声息的撒了下来。在蜿蜒缠 绵的林间小道上,几位老妇人与 我们不期相遇,她们和蔼可亲的 笑容,多像我熟悉的亲人。而她 们缓缓离去的背影尽管苍老、脚 步迟缓,但那种家园漫步的悠闲、 心底无忧的从容,尽在林间斑驳 的光影中映现。

我想,这或许就是光明村最 诗意的时光。

遗落成黑夜走廊里 几声时钟的滴答

睁开眼睛 你已了无踪迹

你的微笑逐渐模糊 隐退成天际 一抹伤感的夜色 我想要珍藏 却只抓住记忆的碎片

梦里的几度欢笑

尽管耳畔仍留有你的声音 但那已如隔世的呓语 翻遍每一个梦境 寻找着爱的线索 只看到你落寞的背影 越走越远

你说过你的世界 不允许我消失 不过一转身 你已消失在 我无法触及的距离

窗外沙沙 是下雨了吗 有雨滴在敲打着玻璃 那是谁在黑夜里哭泣 听风摇动树叶 凋落了一庭落寞

拥被聆听窗外的私语 有一些惆怅在心底 将往事装订成一册秘密 藏在最深的梦里 枕着风雨入眠 明朝也应是落红满径

左兴亮

我在洱海的岸边梦想 你漫步在我心的路上 古城雨水的印迹 迷失在游人的脚下 十八溪的清脆水声 幽静地托起了希望 黄昏的苍山 依旧魅力无限 只是那夕阳 早已一波三折

企盼一场 雨的到来

皋利民

企盼了很久 企盼一场淋漓尽致的雨 就像一封两地书 梦中相依 鸿雁轻轻吟唱 一曲相思苦 老地方的你 浸湿了我

人间四月天 张世杰

四月天,迎着 清晨的阳光 踏上— 梦想的旅程

四月天,不再 犹豫,不再 彷徨——

四月天,放下 包袱 轻装上阵——

四月天,满怀激情 破釜沉舟, 砥砺---奋进——扬帆再起航

风过处

■ 唐良斌

西山细语

■ 李 泽

是的,西山的美,在于能给人以艺术 的灵感。

西山之美不但在于山,而且还 在于水。西山的泉水,丰富而美 丽。知名的有毗雄河,北沟阱、密祉 河,蒙化箐。山有多高,水有多高, 一山一河,令人心驰神往,沉入梦境 中去。特别是那些聚于幽谷,散漫 于树木的泉水,你在山里行走,它们 常常像一个活泼的少女,唱着,跳 着,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伴着你走 过一段曲折的路,又倏乎钻入岩石, 不见了,只留下一阵银铃般的笑 语。有时,你又会发现它们栖身在 岩石脚,沉沉的,幽幽的,仿佛是一 位历尽沧桑的老人深邃的目光。不 由你引起好一阵默然和沉思。有 时,你会在岩壁间,在涧谷的乱石 底,仍然会发现点点滴滴,丝丝细 流,在艰难的汇集之后,又顽强地高 扬起生命之歌。表现出一种身处逆 境而自强不息的精神。偶若是遇上 一场大雨,这天赐良缘,顿使满山泉 水勃发新机,于是石峡漱玉,松间鸣 琴,悬泉腾转于树梢,山溪潺潺于脚 下,你会觉得这山是心灵在唱歌,山 的脉搏在跳动。

西山,当我艰难地读这部浩瀚的 巨著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充实和满足。

当宁静的冬日渐渐被暖 风取代,而风来得也越来 越热烈,高大的树梢也被 抚慰地急着随她而去。那么,故 乡的春天算是真正地来了。

在这片祖国西南的大地上, 没有海洋大湖润泽一方,也没有 高山峻岭常年巍峨卧雪。在绵 延的小山之间,城镇与村落此起 彼伏。在狭长的菏泽之边,春草 出生。城镇有城镇的生活,匆忙 奢华,而村落孕育之中,则各有 各的平凡乐趣。

·夜的酣睡,在清风的呼唤 之中醒来。那些早起的大人,惊 起谁家的狗吠。老人们也在小 巷中,悠闲地挪动着细碎的脚 步,脸上总是透着满满的宁静祥 和。脚下的路,走了那么多年, 心里装着多少踏实。就属小孩 子们最贪睡,这会儿还在梦里捉 蝴蝶呢吧!

黎明从四面八方不紧不慢 地赶来,渐渐唤醒了这座,繁华 的村落。

每家院儿里的枝丫,都忙着 招呼早来的朋友。一点点,一朵 朵,一束束。一树花开,竟是一 夜之间的故事。那些粉得水润 的杏花,一枝一枝地都伸出墙 来,严厉的枝干也管不住她的任 性娇俏。一朵一朵的温婉,像极 了那初妆的美人,清秀动人。阳 光也忍不住赶来凑热闹,点点洒 上。在这斑驳之间,美人再也经 不住诱惑,目光缓缓随他而去。 轻轻地一个眼神,便打动了她的 芳心,浑身一酥。沉醉之余,微 风也如约而至。清清淡淡,只从 脸颊轻轻一抚,便撩拨一地芬 芳。但这些她都不放在心上。 醉眠的,是蜜蜂和蝴蝶的梦乡。

那些小家伙,一大早就吵着闹着 地,一个劲儿地往她的怀里钻, 是一点儿都不知道消停……

梨花的白,在净蓝色的天空 下,透着缕缕让人舒畅的甜味; 木瓜的红,在凌乱的枝丫中,显 出一丝英勇的气味;桃花的粉, 守着杏花,难免藏着些暧昧的意 味……

村边是阡陌的道路,道路边 上都是一片一片的田野,大人们 都在田野之中忙活着。地里的 蔬菜一丘一丘的,那一抹清亮的 绿,在眼底溢出生活的甜美气 息。这时候贤惠的女人们已经 在地里忙开了。她们是这个小 村落里,最温柔勤劳的代名词。 挑着水桶,就在菜地旁边的水塘 里弯腰取水。左边的桶往里一 扑,一提,身子一转,将右边的 水桶往里再一扑,一拽,担着水 轻盈地便朝菜地里去。两只水 桶,在她们的肩上,摇头晃脑 地,像极了家里酣睡的傻小孩 儿。水桶里的水满荡的,独自 生得欢乐,一顿打着波浪。到 了地边上,双腿缓缓往下一弯, 紧接着上身从担子下面轻松一 退,两桶水便到了菜地跟前。 担子往旁边一靠,拿水瓢舀起 水桶里的水,"泼泼泼……"不 一会儿,整块菜地就被滋润得

男人们都在田里,忙着培育 今春的水稻秧苗。这是精耕细 作的活儿,可是咱村里的男人 们,一点儿也不含糊。从一块板 结的田土,到耕作成为细腻的泥 土。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们都是 土地的儿子。田泥做成之后,将 农肥撒上,再耕作一遍,之后便 让他们在浅水里静静地泡上一

两个星期。待到养分散发的足 够,便到了做田墒的时候。将一 大块平整泥田改成更小一些的, 各块之间都有垄沟。改好之后, 便将其抹平,撒上昨晚用发芽粉 浸泡好的种子,之后再在其上撒 一层薄薄的农肥,盖上塑料薄 膜,这道春种里极其重要的活儿 就算完成了,我们称其为撒秧 种。忙完之后,男人们都会跑到 小河边,干干净净地将自己打整 打整。他们站在河埂上,挠挠头 发,迎着夕阳,心里傻乐呢!

-到傍晚,村里的爷爷们都 赶着牛羊回来了。他们手里总 是免不了有一根心仪的木棍 儿。上山的时候,可以驱赶牛 羊;到了山上,有时候还能够凭 借它挠到好的药材;下山的时 候,追不上牛羊,就一边举着棍 子吆喝着一边追着牛羊往回 走。往往牛羊到了村口,还在成 群结队地等着他们呢!

小孩们都在村口闹腾开 了。你追我赶似乎是永远不会 让他们放弃的欢乐。从村头到 村尾,从房前到屋后,从来不会 消失他们的身影。大人们也不 着急,就尽情地让他们玩儿呀闹 呀。每家的小孩子都是从小到 大的玩伴,整个村子,都是从小 就互帮互助的。不知不觉,炊烟 已经袅袅升起。女人们心灵手 巧,做出来的饭,都是很满足家 里人的味觉体验的。这时候呀, 奶奶就会站在村口喊:"平儿! 快别玩儿啦,随奶奶回家吃饭 去!"……

"你看你,满脸都是灰!"妈 妈走过来,捏捏小孩的胖乎乎的 小手,又拧了拧他那肉嘟嘟的小 嘴,开心极了。

鸟鸣声里的乡愁

步南涧县城的大街上,聆听 平平仄仄的鸟鸣,总让人 有一种奇妙的遐想,这些 婉转而和谐的音符,让人痴迷,让 人好奇,一时给人们摸不着头脑 地瞪大眼睛张望。偶有一个小小 的念闪,思绪又回到了我的童年 的遥远村庄。

30多年前,我的童年是在一个 名叫"腊谷"的小村庄里度过的,腊 是腊月的腊,曾听老人们说过,"腊" 蕴藏着富饶之意,"谷"指"五谷",寓 意盛产五谷杂粮。小村之名的来历 虽不是那么的明了,但颇有诗意。 随着渐渐长大,我还是百思不得其 解,百思的是这里气候冷凉,加之偏 远高寒,童年的我们常常饿肚子、穿 不暖,哪来的富饶之意呢!不解的 是,山里既不能栽水稻,也不能种旱 谷,也就无法收到稻谷之类的了,怎 么又会和富饶关联呢?

其实,在我童年时光,人们的生 活虽然普遍拮据,少衣缺食,但看山 是山,看水是水,无论从哪个角度去 看,除了乡愁,还是乡愁。

村庄之外,看山,除了这山还是 那山;看树,除了这树还是那树,尽 管季节依旧更替,天地不老,放眼望 去,天空除了湛蓝,还是湛蓝、除了云 朵,还是云朵。满眼全是郁郁葱葱的 原始大森林,山间一条条深浅不一的 箐沟里,清溪潺潺,有小鱼、小蟹、青 蛙、抱手、水獭等,一些美味的野果野 菜,微风拂来,总是夹杂着一股股花 蜜般的味道,让人陶醉其中。

到了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村里 的桃花、李花、梨花相继谢幕,核桃 树上一串串绿茸茸的毛毛虫,突然 变成金果果,想起小孩看见树上的 毛毛虫,总是捂着脸,扭扭捏捏、绕 ※ 张至松

绕迈迈,一想起来实在让人忍不住 发笑。

到了"谷雨"的春夏之交,小村 土墙青瓦、栅片、茅草,参差不齐的 房屋,掩藏在李树、梨树、核桃树的 绿伞之下:布谷——布谷——,啊 - 嘟 ---- 嘟 ---- 嘟 ----嘟,看茶茶——看茶茶——叽叽喳 喳……千奇百异的鸟语和温馨的鸡 鸣犬吠、牛吽驴吼像一曲和谐的交 响乐,仿佛是一场免费的音乐盛宴, 让人忘却了一时的忧愁和烦恼。

此时,地里的小麦、大麦、豌豆 等渐渐被季节的神笔染成金色,村 边如荫如伞的樱桃树,乍走近一看, 绿荫间隐藏着许许多多红红黄黄 的、诱惑馋人的小樱桃。樱桃熟了, 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雀鸟,反复在绿 荫里蹦来跳去,常常发出不同的声 音,似乎惬意地在召唤着各自的同 伴,一起同来分享这天然的美味,场 面热烈而壮观。

在村里,能上树摘樱桃摘野果 的,大多是些男娃娃,小女孩要品尝 到这些大自然馈赠的美味,还得向 男娃说几句讨好的软耳话,否则,除 了自己的亲妹妹,就别想尝到一粒 美味的果实了。偶然,偶尔也有个 别女娃例外。

时光一晃30年。这30年间南 涧的城镇建设日新月异,街道宽敞、 整洁干净,布局合理,特别是城市 绿化很有特色。绿树草坪多了,人 居环境改善了,也就根本找不着传 言中的那种热、那种燥、那种焖的 感觉了。

住在县城,每天早晨都能在睡 梦里聆听婉转的鸟鸣声,然后自然 而然的醒来,仿佛身在乡间,被一种 别样的湿漉漉的乡情抱围着。

晚 霞 洪凯华 摄

